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八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沈　泓臨秋
選輯

彭　賓燕又　叅閱

來禽館集
邢　侗

策

東事策　關白之亂

子愿文意在規禁王李燕市文繁冗排甚未可云

堅堂也子愿策東事自比於犯之罪言言言欲有職

萬曆丁酉倭寇朝鮮我大舉救之詔徵天下兵集王京增沿海鎮巡重臣三四督軍資品具甚嚴山東諸

縣積粟悉陸運至登州而旅順顯設大臣督餉漕衛守前書非策故陋罪云予於其所謂四患五危者竊有取焉四節采之入海踰鴨綠而東加歲賦十二督撫復以不足請上切責戶兵二部調兵食愈急於是朝野談倭事者蠭起竟不知要領所在是年冬太白晝見經天者三月歲星久處天街之北昔慕容氏起遼碣跨有中原其年星占與此正同燕太史黃泓所謂陰國必勝者也愚仰觀天象之異又覘邑中徵發旁午百姓駭惶會病無事伏枕癏憂因思　太祖皇帝典訓昭然令後世勿有事四夷以疲中國此聖人無窮之慮又獨

深絕日本，誓戒再三，此至誠前知之神，詎意二百年後，倭變忽作，禍始朝鮮，我受其敝，既輕與戰，復輕與和，和事不諧，乃更言戰，彼窺和戰之隙，而擇爲利，我無必戰之畫，而漫然應之，前事則非伐謀於始，後事則非定計於鮮，均之僥倖一擲而已，蓋我之勝負，視倭奴之强弱，倭之强弱，視關酋之能否，彼關酋之跳梁幾年矣，謀吞朝鮮，而朝鮮不覺，和誤中國，而中國不知，且今年六月，始有變動之形，八月始有入寇之事，水戰而閑山之卒盡殪，陸攻而南原之戍再殲，

南四道，望風瓦解，無亡矢遺鏃之費，其用兵亦狡矣。夫乘勝長驅，直逼人之國都，而徘徊養威，以俟其洶懼自潰，此持重者之老謀也，既而王京不下，情見勢屈，若頓兵久暴，我出奇奮擊，勢必得志，若愴惶宵遁，節長氣惰，追則成擒，今乃從容遠引，左次無咎，或欲致師，或欲他出，杳然莫測其形，藏兵家不難於進而難於退，以曹孟德桓元子之將畧，猶敗於此，今倭奴擧數萬之衆，深入敵境，何其退之易也，成師以出，來如飄風，我則不知其所守，全師以退，去如脫兔，我則

不知其所攻。若此者。可不謂之能哉。然則倭固勁敵也。若與之遠鬪而角力。非智勇倍之不可也。今之憂朝鮮者曰。倭有朝鮮。則爲門庭之寇。我無朝鮮。則失藩籬之國。此惟原有朝鮮。不得不云然耳。假使國家帽員如兩漢。東盡沃沮。將不與倭爲鄰乎。使倭與我搆。又將何所借以爲屏蔽乎。又曰朝鮮近遼左。遼左近京師。救焚拯溺。理固當急。吾聞天子守在四夷。內寧自無外懼。今北虜强蹄於倭。去國門數舍。我朝二百年來金甌鞏固。以也先俺答之傑驁。終於款塞

稽顙何有於數千里外鱗介之小夷乎今之談禦倭者曰以國中之衆加朝鮮之半此為得策馳之於海外不至於剝膚此為早計勦累代之寇取封侯之賞此為奇功夫禦之誠是矣然人情見害則避夷性難於久要我不能必制倭奴之效命則安能必朝鮮之常恃我也今朝鮮之半果皆懷中國之德而赤心者乎抑有畏倭奴之威而兩面者乎驅之海外將謂存朝鮮足以捍倭奴乎抑猶藉國中以衛朝鮮乎勦累代之寇將謂暫遏侵畧以為安乎將必蕩滌海表而

後爲勝乎吾恐用兵者之未能自必也大抵天下之事悉想臆斷徵效若在目前課實責成齟齬多出意外今遠涉鯨波埋根異域造端洪大尅期深久愚以妄憂之竊爲之說曰東師有五危天下有四患用兵者亦之知乎何謂五危兵連禍結一危也重戰輕防二危也用師不一三危也地形不利四危也聚散皆難五危也何謂兵連禍結遠動大衆惟敵是求若中原相遇旗鼓相當計平時之勞逸較臨敵之勇怯則勝負之數敵固與我共之矣若彼不前不卻坐而需

戰少用兵則寡不足以敵衆、多用兵則餉不足以應急、裹糧則不可趨利於千里之外、負重則不可屢經於懸度之險、此非如擊老師入散地、可以沉船破釜而爭一戰之勝者也、即使先聲破竹、三北可乘、而彼蠖伏鳥飛、依憑釜穴、堅壁則難爲攻、清野則難爲掠、或多設疑兵、以牽我之全師、或四出遊兵、以鈔我之輜重、或據險以斷我之歸路、或泝海以焚我之運舟、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又况竝海萬里、港道百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一處失守、則

百處為虛賊出沒無常如鬼如蜮使其簡徒迭進多方誤我聲東擊西救左擊右則一軍可以綴吾之數將微衆可以役吾之大兵彼番休有餘而我奔命不足期月之間可坐困矣天佑王師必無此事犬羊愚昧當機自瞑但巫臣教吳中行啗虜倘有以急肆攻瑕之策導之者安得不廣為之計也何謂重戰輕防厲者以武震懾之諸將懷敵愾之忠士卒有賈勇之氣謂急則治標而榮衛與隱之防不暇憂也刑當擇重而錙銖尺寸之害不必顧也於是悉索四方之衆

竝力一隅，遂兵撤矣，浙兵調矣，川蜀閩贛之旅，靡不至矣，承平之世，民不知兵，九塞之中，何常無事，假令倭奴分䑸西向，送死南邦，躪柔脆之西，行無人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迅雷豈暇掩耳，扼淮泗則咽喉之路阻，擾吳浙則財賦之源虧，當此之時，欲招兵則烏合難用，欲還救則運掉不轉，腹背受敵，首尾衡決，萬全之師，固如此乎，又東偏海道定通遼北，勿吉諸部甚貧而貪，使倭厚賂要結，誘之內訌，掣我之肘，張彼之勢，意外之虞，亦理之所有也，況土蠻蹢躅於遼陽，長

昂睥睨於薊北、奎虜之讐釁日積、播酋之跋扈已極、今空乏之內露、底裏外泄、倘諸虜之中、窺我罅隙、率引弓之民、徼犯亭障、小則要脅市賞、大則侵畧城邑、重煩之驚倭醜乘勞、伺狙擊之便、則鴟梟之形、尚未有媾、旣屈於財匱、應敵又苦於力分、且東師震動、有狼涯也、何謂用師不一、關東諸侯、不能殄董卓於洛下、滏水九鎮、不能誅慶緒於相州、兵莫難於用衆、已事之龜鑑也、今有元戎之兵、有徵調之兵、有招集之兵。有邊鎮之將。有土漢之將、有應募之將、先後繼至。列

壘而居，如連雞之不能俱棲，如駢馬之不能獨進，以衆多為右，以氣力為雄，强者主之，懦者奴之，戇者趨之，黠者避之，臨陣則曰彼為跳盪，彼為選鋒，遞相推諉，合謀則曰我欲南轅，我欲東首，互有異同，巖險之地，則給孤進者，嘗寇於鋒鏑之下，攻圍之際，則驅單弱者，肉薄於梯衝之間，居常畧懷觀望，遇難決致分披，雖曰董之以經畧，監之以總督，遡有諸鎮精兵環衛，制府，備紀綱以實帳下，託接伏而保中堅，甚至前茅接刃於郊原，而都護遠隔於山海，郤克之鼓不鬪，

先辦之旗不颭指蹤之機不速一體之誼不洽即賢者固未必然而積習之弊從來久矣且奉詔興師間左蓋發豈皆百練之兵以綏之將令非精嚴藝非捷巧以疲駑之衆當剽悍之傒一軍挫衂諸軍搖惑怯者先奔勇者解體此不惟無得於致勝之道適足爲撓敗之資耳昔唐討淮蔡動天下之兵四年不克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自言其故曰皆因朝廷徵兵太雜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蔡人輒勝是多殺客軍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相搏然後

漸以不支。以此觀之。徵兵無取太多。亦已審矣。何謂地形不利。窮島彈丸。一揮可定。而用兵所以稱難者。以隔於大海故也。今世有爲搗巢之說者。大浸稽天。颶風靡定。舳艫安得相保。涉泊安得必齊。縱彼岸可登。深箐廣蕩之域。安知進兵要害所在。豈如北虜窮廬依漠。可以乘高覘望。輕騎掩襲者哉。蒙古氏龍山失利。所不忍言。孫仲謀之求亶州。亦一驗也。此說不待辯。而知其不可行矣。今第言過江諸軍。尚多有可疑者。所由入者。皆臨。所從歸者。迂。兵法謂之圍地。連營

過遠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古人測其敗徵側聞鴨綠以東阻海負山三江襟帶野多稻畦以地圖覆按若甚近而溝塍紆曲則甚遠南方水軍既不能距躍於嶮巇之道北邊突騎又不能馳騁於沮洳之區此非善於用長者也又兵家喜合惡離行首宜疏內聯宜密今欲連營並進則方軌不前魚貫於九折之中猿㧞於千仞之上齎粮持釜不戰自疲若分道開出則林谷綿亘木石之所隔閡榛棘之所牽纏遊徼不通策應莫繼自陷於天險之內使賊設伏邀遮豈不

殆哉、且在遠行師、全恃耳目、今剛嶺重復、烽燧難接島嶼縈迴、偵探難進、若內無鄉導、外無間諜、參伍未真、校索未審、蹈不測之險、而爲人主怨挫、強慮不失本末者、又非然矣、況海壖地惡、匪人所居、我兵餉未集、戰期無日、冬春不結、必至夏秋、經霖雨之時、居濘潦之地、炎暑蒸其上、濕鹵侵其下、水土不習、飲食不充、癘疫必作、傳染必衆、馬援壺頭之役、可不慎與、何謂聚散皆難、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兵猶水也、無歸則將自溢、蓋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天下之費。莫

大於養兵。天下之又側而多變。莫甚於馭兵。今徵兵四方。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或萬里餘。計軍行三十里爲率。或累月始至。或踰年始至。迫促從戍。寬號就道。沿途供頓。靡費無涯。若倭奴不出。久淹海上。餉於何有。一日無餉。事豈得怗。若解甲西歸。則路費仍前。而人心已懈。一有緩急。持符更調。安能待西江水以濟燃眉之急也。縱使天威震迅。釜倭蕩平。士馬物故。遠近蕭然。火得僅相償耳。而遺孽保聚。餘燼再合。八道荒殘。必無全理。非重戍無以安朝鮮。非積粟無以

養戍卒而窮海寨因粮之地朝鮮乏推食之資待哺空谷竭力石田屈頭目以捍手足傾芻秣以育狐兔開闢以來何嘗有此又新募見兵多是遊食無賴掛名行伍衣食縣官大異倖功小藉糊口事定落籍上不得國家廩餼之養下不勝有司徵徭之困抑鬱無聊將生他計唐末再失河北皆以鎮兵輕罷乘怨畔渙奸人因之遂為盜積耳今固無憂於是而近日留都振武之變去歲薊鎮南兵之慘覆轍豈遠乎猶有甚者諸軍度遼莫不取道通涿往來郊甸密邇京畿

玉帛之都會億萬之廩庾在焉脫有犒賜不時則輦轂之虞豈屬國之禍可比哉何謂四患財力匱之一患也轉輸險遠二患也人心驛動三患也生事多端四患也何謂財力匱絀自頃國家多故西討叛逆東款倭奴兩河賑饑套虜數戰兼修宸極修濬河漕中外之積已損大半若夫藩祿日盛虜賞益增開採無節織造不休貂璫之貴四出緹綺之使屢下而財又匱於上矣乘驛太濫交際太繁外僚之騶從過多衙前之冗役無用工作淫靡服舍僭侈而財又匱於下

矣乃世有耗財二大端莫甚於今日者請因備倭而畧言之夫天下貢賦不過徭銀稅粮二者而已徭銀即古之庸也稅粮所謂租調也徭銀之設原以供大荒大役之需匪主守者之可以任意出入也自條編法行徵銀顧役那移減剋加收平放其額外之羨固已多矣即酌議公費載在令甲者果皆實費其數乎抑亦虛冒其名乎故凡請寄之往來公私之用度與夫上司無名之餽送不急之興作所稱無礙官銀皆是物也是以上不供度支下不實庫藏一有大荒大

役非造請於省府則科罰於百姓耳據天下徑銀當稅銀三分之一除所費者應否中半而一年之耗已幾百萬矣稅糧所徵者粟米絲絁之類也國初原皆本色今則折色過多前代猶賦縑楮今則盡易白金掌握之富當中人十家之產衡石之差有十加一二之利向者里社總催大戶分解雖有侵漁屈累之敝而財貨尚流民間自催科之柄歸於一人分釐各收逐名加耗積少成鉅羨益良多有厚積之饒而無貪暴之跡凡州縣之稅大者數十萬小者不及數千

約之萬其常數也、合天下之州縣一千三百有奇、萬取千焉猶爲廉者、則一年之耗、又一百三十餘萬矣海內物產幾何、歲耗之多若是、彼持此美其田宅、廣羅子息數十年間、居積未散、即有傾敗、則又轉相貿易於後來宦族、藉其名位、優免踐更、上產不入農夫重役皆在白屋、故將來百姓無復起之理、而當今民牧。無不富之家。民窮財盡、茲其大端　朝廷雖竭山海以求之、帑左藏以蓋之、安能塡無窮之壑、而補萬孔之漏哉。今又重以倭事舉國供兵、若久虛之人、復

遭危病極貧之室、更遭饑饉、此患之一也、何謂轉輸險遠、東征之兵、當事者言非十萬不可、加以傔從工匠之流、又以萬計、人日得米者可二升、一年當得七十萬石、以米五百石爲一船、當用船千四百艘、每艘運卒十人、當一萬四千、一歲得米又當十萬、其天津登萊之坐食者、無與焉、海道自淮揚抵膠萊、自登州抵旅順、皆千里、自旅順抵朝鮮軍營、又不知幾千里、臨德二倉、浮渭入天津幾千里、自天津入朝鮮軍營、亦數千里、有料角硝石之阻、有成山黑水之險、風潮

震蕩雲霧瞑迷、倉卒之憂、智力難恃、又造船未必堅緻、柁工未必精習。洪濤混瀁、未必十無一損。一船損、則傷十人之命。少百人之粮。運者有漂溺之悲。戍者有缺乏之懼。料見船不足。須一年數運。運數既頻。則經險必多。經險既多。則所損益大。計口之食。缺一不可、倘缺者過衆。則兵多豈不爲大累哉。又山東諸縣、陸路至登萊、或千里。或數百里、大抵偪仄崎嶇、無接軫結駟之道、齊邦四塞、自古記之、若欲運米、不過用鹿車漸致、二人共推米三石、牽挽踰月、得不償失、霜

雪皺冢巖險顛越痛楚追併如赴死所有用驢騾運者則所致愈少而脚費尤重近海鹹磧之地水草失宜往多不返一運不勝其苦再舉將不知所終矣於山東則實喪常平之積於餉軍則不充道路之用候有鹵札何以待之且一銖一粒去路至艱比達行營未必盡爲軍惠嘗謂帑金輸塞譬諸落潮之魚取之者衆幕府用之上佐用之將領用之雜流游客亦用之支放者剝削於先總分者扣除於後科銀則報四得三賦米則易升爲合故供者巳無餘力而戰者猶

未宿飽，此患之二也。何謂人心騷動，兵者不祥之器，危民易於爲非，蓋十口之產，不養一兵，十年之畊不償一戰，今天下賦役煩重，上下窘嗇，一遇饑饉，民羸幾卒，弱者道殣相望，強者望屋而食，癸巳甲午之間，靑兗之水災，足以駭矣，況乃用兵於凶年之後，誅求於竭澤之餘，大而蜚芻輓粟，小而屝屨廚傳，無地不及，無人得免，叫呵隳突者，橫於里閈，奔走呼籲者遍於畎畝，農桑以供軍餉而失時，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監臨懼稽緩之罪，則嚴迫有司，有司苟旦夕之功，

則不恤百姓、前日山東守臣、議增兵費、不及十萬、每畝加二三釐每丁加三四分、二年並徵、民愁已甚、近觀司農條奏、所增者必二十萬有餘、則視前所加三倍、夫民常賦已不能供、而又加徵無已、則薄田必盡荒棄、貧丁必盡逋逃、逼累之極、獸窮則搏、不爲盜賊。胡可得哉。今遠近洶洶、思亂者衆、樂傳謠言、妄談災變、大都不逞無告者之所爲也、又所在招兵、望風麇至、主者未能盡收、或遴試不時、或擯斥不用、前無覬望、退受饑寒、一夫狂呼、千人攘臂、亡命綠林、求活魚

釜亦迫之使然耳。臚河懷遠之積、無益東征、豆皾鷄泊之徒、終爲脩禍、彼獨非遼左之事耶、此患之三也、何謂生事多端、凡人銳意功名者、未必實效、好陳利弊者、未必可行、今之視倭太輕者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滅此朝食、何惜一擊之功、視倭太重者、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暫勞永逸、何惜數歲之功、首事者憂切軍旅、雖無利而必興、受事者、職在奉行、卽有害而不顧、增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行一事、則有一事之擾、搶攘之中、名實易混、藏納之際、奔競易容、爭進前籌

夸言奇技，百方施藥，誤病已深，聚塵爲羨，療饑何濟，司訓練者，如李抱真之昭義土兵，李德裕之雄邊子弟可也，而如高仙芝之招募白志貞之蒐補，其於經武不亦跡乎，轉餽餉者，如劉宴之均輸，趙開之出納可也，而如杜佑之強借，趙贊之培克，其於足國，不亦悖乎，且制敵固圉，必有長算，戰則有搤吭之術，攻心之道，守則有合拳之勢，猿臂之形，今御禦方張之寇，防萬里之海，惟當充實重鎮，變化環中，其餘郡縣，自宜務農積穀，保境惜民，知聚知舍，以靜制動，經遠之圖，

或不出此。若東方小邑。可守者少。今在在修築。處處備豫。搬運木石。買辦硝黃。製造甲兵。堆琛薪草。日增月益。朝送夕輸。報數多屬虛文。稽實半爲烏有。緡錢之乾沒者多。器具之完繕者少。以愁怨之民。懷畏懦之志。持朽鈍不堪之器。守賊平可踰之城。寧不取敵輕而速自困哉。況軍務拮据。必至放弛吏治。暫時科派。終於遂留。民間以倭警而設者。未必以倭退而罷鄭當時筭商車。而言利極於酤榷。韓魏公刺義勇。而遺害被於陝西。以二賢之明。猶有過計。况其下者乎。

此忠之四也。凡此四者，皆恒情所共見，老生之常談。其在識時之俊，經國之賢，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拘攣之所易窺哉。

碑

司農大夫温陵傅公德庚去思碑

司農大夫傅公，領德庚，始焉驅舫泊城門之步，徘徊而即署焉。兢兢乎若不勝其任也。東向揖縉紳諸父老子弟，而問庚政焉。得一言愜而次心，輒手記勝囊。討將不下帶而理茲庚，其猶若不勝其任也。耳而目

者以百端又無所不次心乎記以資吾劑量而庾之政舉矣凡三年得代行已挾旬所而侗適以事如德德之人聞侗至而有喜色也其父老子弟向余前曰先德庾蓋有二量小大凡兩等小者名官量而別創其副大焉託言揚晒濕潤耗兌入率用大而入庾則臨德皆有倉司庾者大率渠指其中道臨倉司庾以官量槩公乃剖大一其量第稍循尖平之舊用抵者以私量爲內臨所斛後重緩云揚晒濕潤之數遂已至所剩積斛不羨一聽解戶轉販爲蔕囤及㨿還資故例齎執通關若連鷄法十十北坭幣武五五遁者安完者之累完者甘逋者之逗人情扼腕

久矣公則立期以逐日受納以逐人完者先給無得一槩留而遁者懼及州邑違限罰亟相競勸無夙逋焉至於居停米戶甲乙主各列齊豫之役先後集甲乙束濕若牛馬百計聊蕭朘剝以數倍公曰居停米戶甲乙主各列者假言部署扉屨供耳吾無須此曹下令去米戶大戶隨意卜居停寬然自適比年齊豫歲賦半折色數幾四五萬弊孔滋大則以稽囿月日不即准兌之致為囊橐深也公嚴出教今日文入拮朝懸衡待庭中白日可對守藏吏僅同土木偶批發

不踰時公又極鑒州邑驛繹害自朱檄走督道吏下州邑第移片紙數數促州邑長吏歡然感頌各奏積欠輸灌紛沓至踰於往昔云德慶故兼稅肆藉給天津衛官俸歲有額公屬禁官攔漁取及額而止不至與權監并竭涸澤焉兩衛更番軍若節春秋仰餉司農署公臨番為月會帥同州佐及衛并長唱名給發精鏐粲糶人各及數不以瓜分縮短預支輒滿品無侯請托行自餘騎員軍卒則按時予之俸予之餉或兼于米麥俾視市受本折利而軍中或病委墊老無

嗣緜無室者，俱覃格外恩，州民亦爾，夫庚固豆區鍾釜之數，任是職者，往往使人窺見囷廪且壯樹其下亦猶之聚涸耳，公一意精白，不自炫露，率心而行，一切剔劃宿垢，猶澣敝祴，而節維新，又如築高基，而袪碩鼠，不使眺而收功速，不盤盂而樹軌，君子之澤斬於五世，公其數十世不替也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九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選輯

　　　　　　　　　陳子璆聖游　參閱

汪給諫文集

疏

主德日昭臣職宜恪疏　理財用人　汪若霖

臣最駑下、冐列諫垣、伏睹聖明在上、乘陽佈令、與物同熙、行善如流、剔弊若掃、臣下悠悠莫肯夙夜、俗流

寖失其初情勝遂乘其便人各幾倖事毎叢獘有君無臣之世臣竊痛之臣戸垣也宜問天下登耗損益之數而大　絜矩爲政則理財用人實相經緯敢疏其概惟聖明裁察一曰恤民則課吏宜嚴頃者　皇上停征肆赦蕩然與天下更始至仁也臣竊謂上實有澤而下不必究也夫天下非無循良之吏如龔黃其人也然而名實有不相應者矣棘催科而勸課則荒修文法而愷悌則薄甚之則虐焰張矣夫朝廷用一財必經會計焉贖吏者直恣谿壑耳朝廷刑一人

必加評伏焉、驚吏者直用鍛鍊耳、迨夫雜流賤秩、去民逾近、朘民逾深、坐嬰兒於虎狼之側。無不盡者矣。監司者。糾令守者也。法非盡行也。相暱相伺。乃有付之不知者矣。即知而不盡以聞之撫按也。聞之撫按

監司舉劾之法既廢其沛自然

矣。又未必一一露章彈也。且夫犯贓法以千百計、人無辜而死者累累矣、然而率從量調重之乃得廢斥耳。間有奉旨問者、又轉展而釋去耳。彼沉氓幽蟄之氓、安有重繭而叩闕下者哉、盜起亂滋誰執其咎、而監司者方且人薦人、飛罕聞黑白、地如傳舍。官類飄

蓬。將焉賴之。且夫綉衣直指之使、風行雷動、實儼天威、奈何令其左右易而以充代行、簡書之不弁、奸瑕之緣起、則必自此矣、故紀綱必張、德澤乃降、若吏貪酷、宜追比如律、間擇一二監司以示激揚、民其有寧乎、昔人有言、詔書掛壁、奸吏到門、臣正爲　皇上今日浩蕩之恩不可負也、一曰制用則經費宜審、頃者

皇上酌盈濟虛、與部臣持籌而議、至核矣、臣竊謂守財之蠹而不察其變、終貧困也。今天下獨苦邊餉爾、太倉歲入四百萬而竭蹷輸九塞以爲常、非制也國

初倚民屯矣偶告急則議京運未有放濫如今日者也夫烽火非數警也影占逃亡之數又甚夥也不可清乎民屯宿逋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問乎邇餉臣常以節括報功矣不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頻造虛章何關實筭徒取國家膏血外啖虜而內媚要津貴人以餉歡即京營十萬號冒單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注封疆糊成積蠹也河上之役幾同塞下頻年餅馬棼然動經百萬今屆勉輯樓又入十萬民間調發更不築此非可數數常試也語云不大費

者不示寧不知朱旺口可保百年無事否夫漢天子不能具鈞駟以為譏豈有　皇皇帝廷蕭然環堵而可姑寢閣者千萬之溢估可更諸廠之滯材可問仍以浮稅半貲加鳩僝焉漸之歲月何為而不成且夫一役之興內外胥隸張口待飽商人匠卒乘而為姦蠹以資量工十不能五此何側何梗不可劃然剗刷也天下捉衿露肘之日人臣隨其所在固宜愛惜以貲成節因節求生如蘇軾所謂毫氂而往莫不有益安得避怨襲謗以一旦莫支之患遺之君父哉一曰

任官則儉濫宜清頊者　皇上簡用臣工惟日不足
則恢乎翕受敷施者乎臣竊謂今之匿瑕而冒寵者
當自郤也夫莊人與變士殊懸巨黠與老成易溷方
今內外大臣豈無重于計典稔違公評而尚雍容在
位者朝廷馭貴大臣有禮矣即有斥摘不遽譴呵亦
曰堯之於鯀將姑試之奈何猥自顧迷乎夫大臣者
亦知殊恩之不可終徼也不能不彌縫以曲飾之而
又終怵於衆正之莫收也不能不廣邪類以陰固之
既狐媚而兎營益鴟張而虎負高官大爵傲然據以

爲藏身之窟而世俗悠悠方且姑息相蒙轉增華膴此何可以風天下也唐德宗以不覺盧杞爲恨宋臣夏竦斥而百官庶民莫不相賀豈細故哉夫國家不惜延賞以報功臣其非常耳乃今循例虛張冒濫實效涉司馬于爛羊賤銜衣于紈袴至有挾貲而崛起者可爲愕然且夫以貲入官非國家之利也年來用詘例紛人競奔鶩既梗銓路亦穢士風夫小民一金至搉皮骨豪人富屋視巨萬如躧屣耳乃今自下明日青綬流品淆溷奸慝蓋藏朝廷曾憑藉幾何而

令其拊券負債滋姤無窮也。夫用人如汲水然，濁浪不淨則淸源不來，故詔大臣有曾經公劾自慚物望者，亟宜引去避賢者路。是後主爵不得列推，而邊功宜核，開納宜裁，則聖人所以惜繁纓之故也。一曰廣言則直氣宜振。頃者 皇上亟補臺諫諸臣，郎闕門建鐸不加勸矣。臣竊謂自今不冒言以報 皇上者，大負也。夫六科十三道官非崇也，然職司封駁，義重糾彈，請劍埋輪，肅清中外，其誰于之。年來特當齟齬人伺淺深，一有指斥，輒恣嚚辯，而言者皆受其偏輕

之勢此何體也夫自簡奏事例許風聞將折奸於未萌亦銷釁於方張並備兩造之紛紛哉卽事偶覆盆尤當廉察安得肆焉反辱甚且詬詆之又甚且詛呪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夫　皇上實耳目之而授之言矣將何欺乎是何太無人臣禮也夫是猶請自上

按科場最多此弊至於章奏虛上前者尤

裁者也若設詞猥語揑捌報章迹類匿名術同射影

又聞婁江歸德四明慈谿宣制通德隱語無有不

置之則梟聲已布按之則鼠首無端公托朝廷行其

借法泚易矣

閃爍此何法也蓋有黜吏制上官流言撼風紀旁猜横議無翼而飛朝廷是非之權沓若在下倒持若此

何怪大猾之縱容乎。歐陽修有言、諫天子則易、言大臣則難、其機如此、可爲扼腕、願自今天下公議之一歸臺諫、溺職不舉者有罰。郎側推之典、時宜振飭、而大臣被劾之一聽宸斷、苟非公事。不得辯言以傷國體。此所以重朝廷而肅威福之大柄也。臣草野迂狂、不識時務、謬謂天下盛衰之勢、泰否之機、隱括如此、皇上遠照穆淸、斷然不惑、力回世運、實逆天庥、惟是獨運爲勞、久敝宜振、天下豈無刻意制節之臣、而已竭之日。徒節何補、天下豈無小心守法之臣、而已敝之

法、即守益棼。清議不行、賢不肖相貿、天下大勢、如人患痿、元首自強、而耳目手足、相視莫起、可爲太息、春秋紀年以元、本仁施義、賞罰惟嚴、而復以調元責之宰相、周宣王蹶然中興之業、實藉仲甫、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夫古今人豈相遠哉、伏乞　聖明睿斷、特諭二三輔弼、祇令共之大義、察時勢之所極、提領振綱、銳然擘畫、天下黎庶、如何常康、國家物力、如何常足、中外臣鄰、何以甄則激勸、俾無異議、仍嚴敕部院諸臣、各靖乃心、以率厥

屬要在釐奸舉墜。一稟舊章。使四海之內。醇固精明。邪氣不作。皇上高拱而競祖宗無疆之烈。豈不偉哉。

欽商不宜妄追職官無辜乾嫌疏　惜薪內官　忠黃

臣等叨領巡視之役。職在肅清上供。體察民艱。謹中官之出納。勿敢侵耳。頃十庫錢糧。尚有頭緒。各監局措辦。可以支吾。獨有惜薪一司。官冗役攢。蜂聚豺貪。各商每廠支錢。僅足鋪墊。一切柴炭。皆竭膏脂。百爾敲剝。如蹈湯火。是以年來工部商人三十餘名。至今

迯亡消磨、僅餘六人、此六人者、皆殘喘遊魂、苟活旦夕、供應安得及期、僉派又非其日、臣等蚤夜兢兢、方圖與部從長畫議、多方招徠、務求上下兩利之計、乃于本月十八日接得惜薪司內官楊致中手本、內稱具題舖戶王來聘僥欠預支銀兩、派定于本月初八日上柴一廠、尋復逃躲、行東城兵馬司監收家屬、因嚴比伊妻弟鄭光擢辟納、于十二日送中城兵馬司澄清坊舖、當夜身死、臣等不勝駭愕、隨喚該坊司日張應宿、面據稱本日二更時分、致中差管事陳福信、

管押到光擢，薜于五更時分身死，當報中城察院，如法撿驗，遍身傷重，手足拶夾，俱已潰壞，臣等于是不勝駭歎，夫王來聘義勇前衛掌印指揮僉事也，道齊役累，久已停免，而鄭光擢又燕山右衛指揮僉事，絕不相關者也，頃者皇上念畿輔天下根本，詔下恤商，有日內府舖墊，使費日增，刑逼威傷，致令逃亡相繼，京師空虛，深可憂懼，王言如天，而致中獨不聞乎，令致中所爲揑奏皇上者，固曰來聘拖欠預支耳，使誠有之，則南廠諸使固在，即應勾攝，則工部及臣

等衙門何故不行知會而擅恣若是內臣一紙紅批咸如駕帖亂刑驚促控訴無門且夫初八日至十二日時非久也來聘家屬俱在非遂滅跡人間也稍緩須臾何難根究即以彼久未供役者一旦而責以一厰三十萬斤之多採置輓運勢須一二百里外又寒冱皸瘃不能卒至何不少假便宜而遽縶其妻子使益畏縮又望風捕影株連殺人乎律令凡六部察院等衙門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者須密切實封奏聞不得擅自勾問杖罪以上論功定議請旨區處若

此其重也。今來聘與鄭光擢皆指揮世職，光擢特以來聘戚屬之故，無罪而執之，如囚纍然榜掠鍛鍊，立登鬼簿。致中縱無人心，獨不念朝廷所以卹勳裔之制耶。且來鄭氏寡妻孤子，呼呌道路，有目同悲，據稱致中聽信積惡窩宇項掌班等，差惡役陳福信等，多人鎖拏光擢，夾拶累月，陸續得過銀二十七兩，銅錢五千三百文，又尸稱索賄千金，方行釋放。然則致中所爲毒刑峻罰，惟日不足者，果爲公乎，抑爲私乎。居常狠狠虎噬，惟誅求是亟，惟廝隸是縱，至於刑見罪

彰則日上供緊要之故也夫誰期我　祖宗建官命
職皆有深意耳曰惜薪將尺柴寸炭尚須愛嗇謂民
力之艱難耳豈謂因以困民而又枉殺之供御有缺
尚可復進人命一絕不可復生國家大辟極刑猶須
平反而致中作威以騁慘礮若此之甚哉致中酷傷
多命人怨入骨屢辱白簡幸緩天誅乃猶怙終不悛
轉加咆哮流禍安窮夫背詔毒民其罪一也戕殺
人其罪二也挾勾軍官其罪三也蓄奸播虐嚇詐得
財其罪四也捏奏欺上其罪五也專刑無法其罪六

也，稔惡負恩，不知省改，其罪七也，長至大慶而使寃聲厲氣，汗塞長安，其罪八也，怵迫商民，使內供益綫其罪九也，蔓引無辜，搖動京師，其罪十也，如致中者天理所難容，王法所不宥者矣，伏祈　皇上慨然乾斷，將致中革去總理職銜，敕下法司，從公鞫問，並將積書項國祚等悉正典刑，以謝鄭光擢于地下，而紓商民萬戶之恨，庶幾虐焰消而人自樂供，國法肅而邪其永寧乎，抑臣等猶有說焉，國家設有工部柴炭一司，專以催攢各商，而內外諸廠，特其納受傳送之

官不知起自何時中使乃得追比商人而刑罰之酷鋪墊之多則自揚致中總理始仍有管理僉書等凡數十人更有守門巡街香匠秤手園頭等項千蹊萬（中官吏役不獨其人奸惡即其立名便已踰部不可詰究）徑張口待飽而該部年來錢粮缺乏無從頒支各商率皆破家以應賠死于刀俎桎梏之間夫既役其力而又竭其生是橫征也上方與之而下先奪之此亂象也國家曾未嘗省金錢毫釐之費徒爲若輩掣肘致令焚焚反苦不足可爲太息臣等竊計以欲爲內供常給莫如恤商欲恤商莫如去刑汰費歸之畫一

伏乞敕下該部推廣柴炭司設官之義倣驗試驗粮二廳之制以屯田司主事一員專督其役酌支不爽催辦如常各廠但靜聽輸入不得追呼而臣等時監收之其各廠積猾冗役盡行裁革但依舊額自可足用鋪墊一節查照十庫事理斟酌定制不得恣取并在外脊夯嚴加禁約要使各商奔走拮据之內尚得沾濡銖兩以示鼓舞夫如是則政有綱紀而人可憑藉何致逃亡愁苦傷國家根本如楊致中之所為者京師役敢苦僉商是在審擇人焉若夫僉報鋪商早宜分別凡業儒之

家自生員以上功臣之後自千百戶以上及民間疲婦弱子並得豁免即令六商既困安得株守四年一派之例此則該部之所宜亟行者也臣等據事直陳揆時酌議統惟 聖明裁覽

陵祀既修監禮終褻仰體聖孝祗竭愚忠疏

陵祀監禮缺官

頃者 皇上以霜露悽愴遣祀陵寢臣愚幸厠陪從之列夫臣禮垣也雖備趨蹌亦預糾察先是都察院以監禮御史乏人爲請未奉俞旨臣方躊躇比至紅

門檢察各衙門報單乃知九陵監禮惟御史周家棟一人其餘假貸經歷司務等官亦僅七員而其一竟闕無人焉殽亂非制潤畧亡章臣于是竊惟羣工執事有不必恪而　祖宗在天之靈殆未歆也　皇上孝思敦茂典禮精明往採諸臣條畫欽定各陵監禮止用御史而尚虞有失儀不舉者併許科部諸臣咸得叅奏誠重之也今御史不具耳目已非即有參差誰從糾問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內今觀之恐非所以爲儀也臣聞古帝王之有天下也爵不逾

德。官不易方。名定事正。各得其所。故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無人。今國家禮樂明備。綱紀具存。非遂乏材也。乃無故而見此草置之形。不勝展轉。臣竊異之。且祭者聖人所以合天道亦先王所以考時政也。今山陵筵几。儼若建朝。而顧瞻左右。豸史無人。赫赫列聖將無慨然嘆息曰。典章壞與。法度隳與。何肅雍顯相非昔也。則又曰國勢靡與。人才凋與。何桂下惠文遂落落也。蓋詩之祀文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天壽山而外。虜穴在目。五路作惡。羽檄方飛。何以示

競。臣又以是仰窺 祖宗神謨睿算、必有不專臣益

嗟之、且夫 皇上所祗嚴 祖宗者、固以昌其緒業、

振其法紀、用祚于無疆耳、御史執法殿中外、非冗秩

也、語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今大中

丞而下、輒虛不補、臣等六科給事、亦復寥寥、聖神天

縱、高出萬方、固謂碌碌諸臣、無足多寡、即遇事輒請、

事已亦未有患也、乃其因循醞釀、漸從虧削、伏禍隱

憂、將安賴之、方今法鮮寧一、人多觀望、 皇上毋行

一事或虞臣下攪其功、固有以不必行爲利者 皇

上毋用一人或虞臣下受其德固有以不必用爲快者何者凡事之所亟人之所重固大法大弊之所並乘而奸人所熟視也皇上又安能盡坊之而盡收之今夫有家者謹盜警時不廢雞犬之晤而恡于豢飼之用則大盜狎至而豪奴生心家鮮不傷矣此物雖小可以喻大伏祈

皇上濬發孝思以遵成憲爰修禮法以廣延僚虛中而聽任賢勿疑凡兹中外臣工創而思舊積而待遷者一施宸斷以備耳目之官正人善類充滿廟廷無復有閑佚而不舉者其于

祖宗謨烈、何如光美、皇上高拱而享萬年之曆、豈不休哉、臣至不肖、非敢嘵嘵、惟念古之人君有一望陵園而臣下忠諫不已者、臣實慕之、伏惟聖明少寬斧鉞、不棄非蒭、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洞察天人之故以儆有位疏　大臣專一

頃該禮部題爲祈禱雨澤事、奉聖旨雨澤甚微、麥秋可慮、朕心深切兢念、便行與順天府率屬虔禱、各應祀神廟、以沾足爲止、毋事虛文、欽此、仰見我皇上憂國憂民、拳拳無已、宗社幸甚、顧今不但雨澤甚

徵乃更冰雹爲厲、四五月晦朔之交、連日暴至、沴氛雜沓、尤爲可異、臣聞之五行傳曰、雹者陰脅陽也、在易四月爲純陽乾卦、五月爲姤、一陰始生、陰逐迫陽、爲災特重、臣察其故、乃臣下奉公不效、務專一之所致也、春秋釐公二十九年大雨雹爲公子遂、昭公三年大雨雹爲季氏、皆徵表不爽、自昔患之、今　聖明在上、乘乾獨運、則莫敢不欽、然竊惟在廷大臣、單隻曠缺、股肱喉舌之任、纔各一人、乘偏積重、未知底止、

是時惟山陰一人秉政

天下之勢、惟一則專、專之爲害、雖公猶私、顧安得塌

誠盡力。皆憂國如饑渴者。年來流俗相仍。寖假難制刑賞患于無章。是非不求其至。善良孤藐。師濟鮮聞。士大夫務設陷穽以相鉤致。而不階于蕩平之路。殆不可解。是故上下相引。大小相煽。黑白不分。開閉自如。視事者售巧于深文。蒙詬者嫁禍于善類。又有一二淹蹤無聊之士。入幕深堅。不恤外議。贊鼓儕輩。飛語四嚚。或曰某事將行。某言者誤之。或曰某人有言。某同類者嗾之。伉塞忠蹇之門。挑剔朋黨之釁。譸張爲患。相怨一方。使過歸于我　皇上。責謝于衆人。合

門戶之患漸從

此深結不可解其根蓮也

天下之乘。顛倒紛紜、而坐待其變、可爲太息。觀今日時勢、亢閉已極。恐有一旦激搏潰决之症、爲國家患其狀類雹。此皆大臣積專一之漸。流禍必至。匆足怪者。先王之制、惟天子一人、至尊無對。其下三公九卿百執事以相參也。故權有所制而物有所平。師師濟濟、虞周太和之盛、道不出此。伏惟聖明察五行之微、稽易春秋之旨、嚴敕廷臣各矢精白、宏開衆正之途、並適太平之軌、可否相濟、陰陽得所、形和氣和、天心叶應、社稷無疆之福、所必由之。何四時雨澤沾足

而已。臣腐心塞臆，不能盡言，惟在 聖明留神省覽

河工孔棘邦本可虞亟拯目前用防意外疏

河工丁役宜恤

臣惟自古有國家者，將以集事，必先安民；將以成功，必先塞患。夫天下之患莫大乎迫用其民，使卒然任之而有所不堪，則必有一旦叵測之形，而或不可救。是故春秋每役必書，詩杕杜諸篇勞來征卒如同一體，抑何拳拳者乎。今天下以中原腹心之地，而河數爲梗，此非善症也。兆次亂漕，于是有大修朱旺口之

役撫而東南，下令募三省夫二十萬人，那轉中外金錢以八十萬計，自冬徂春，刻日竣事，若探囊中，臣切憂之。蓋今夫集河上者，加原額數倍，而所稱八十萬皆推調虛賒于數千百里之外，不可憑恃者也。河臣暫括省庫金，支吾旦夕，據所奏報，亦既洶洶，皸瘃形窮，癸庚呼切，而乃且躬親督促，不遺餘力，方晨荷鍤，夜半始休，夫芻糗不施于前，而鞭笞不停于後，雖有良馬，不飽則軼，嗷嗷億萬，安得帖然而遂無恙？且今夫役之騷困極矣。名之曰募，而實非也。按畝算錢，計

戶賦下愚祗貿貿猾胥[illegible]奸一人或輸數役寡婦孤兒倍值轉徙而不得脫、鳥驚魚亂。如捕囚纍、尚有[illegible]毒官司。乘權市利、藉戶津貼、徑充私橐、半暑後至而朴罰交加、致自經斷而有不恤。夫往歲之役、耗傷過半、人有餘恫、誰不貪生、于是父持子踵、妻觸夫胸、號呼就道、如赴屠垣、遠者千里、近者數百、比及河濱、氣力已頓。慘目莽蕩之野、泪身沮洳之場、宿露飡風、熱曝揮雨、而饑渴不得調適、疾病不得呻吟、衆噓成厲上薄陰陽、且夫一人應役、則滿室驚惶、屢檄催呼則

羣情囂動于邦俱廢不災而荒井閭凋殘維是之故
皇上蒿目河漕聽諸臣條奏何但予來之咏周文也
宓知民間愀苦有如是者夫時有緩急事在權衡操
瑟者不膠柱調鮒者無遠波頃之河臣括洗無計議
借稅金于是司空以十八萬五千暫求借貸而河南
撫按交章留臨德倉萬石爲十八萬生靈少延數日
之命抑足駭矣乃部覆尚歇睿旨未宣臣殊危之夫
京師于河漕猶咽喉天下又于百姓爲肢體肢體如
病咽喉何爲屬在燃眉豈容掣肘總河暨撫按諸臣

旣得便宜措置凡可那移何妨一面酌行一面疏請且隨借隨補銖兩相當安用牽制迂迴以數十萬軀命試文法也天下有玩之呼吸至累年而不可振矣之蟻穴卒四溢而不可收惜之累黍至費巨萬而不可悔機貴防微計宜慮後嘗怪國家每有大事人懷形跡各守畛域居恒泄泄急則不問重輕付之幾焉無告之訊至于伏禍隱憂則以遺之君父而不暇顧可謂不忠今日河上諸臣卽安得首尾橫戾如往年王家戶事南京兵工二部及各漕省奉旨派徵又安

得尚躭時日坐并役至也蓋聞古者凶札則無力征
祖宗朝免租時詔以蘇寠人今日直頻災征役轉劇
即有蠲貸第緩存留吏督如當下不見惠豈一切度
支皆難汰省而此窮民膏血顧不易枯那近者京師
兩畿輔災 皇上慨然發帑金十萬令其坐而受哺
矧茲鱗集蝟聚出死力服大役者其忍有靳焉宜下
明詔破格蠲賑使其踴躍從事而不生心所謂悅以
使民此王道也且民力亦可謂太蹙矣夫各郡邑畫地小人衆
非啓虚冒則致混委 地限時間鑿要專
地塢工大約縱橫不過四十丈一丈之內鑿者跨者

擔若築者，加以汲濬，可需二十人，日可下二尺，百日之內，竟然就緒，何事迫脅晨昏，徒令速斃，仍有濫格私徵，以勤取媚，致于謝去，以便巳圖，至于升斗關給，輒多詭沒，民痛入髓，吝不上聞，慘礉若此，豈復爲國家根本計，無遏者哉，宜明諭河臣，課程之內，是與休息，有司中倘有擅恣虐用，一切不法者，付巡按御史論究，所謂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非故爲是姑息也，夫長城築秦，豈不永利，然竟以丁男四十萬人傷天下元氣，至今哀之，石人隻眼之歌，卒基元禍，可爲殷鑒，

是故臣愚過計，不在河工難成，而在民力太竭。民安而後河可為用，即河治而民已竭，患方大耳。屬者象緯家有言火犯房宋地兵，今商亳蕭碭間，適當其分。推數察影，安得視為謬妄，而弛不必然之計哉。伏惟聖明惻然遠念，亟敕該部轉咨總河撫按諸臣，避便宜前行，速為調劑，用茂厥功，仍宜周防嚴飭，以遏亂萌，實為吃緊。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竟疏　簡館職　竟纂修

竊惟國家掄材妙選，莫如庶常，經世鴻裁，率由史筆

是故儲大任于將來，闡休烈于既往，此國運所以汙
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辱在禮垣，扼腕有日，謹直陳之，
蓋　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于是選庶吉士諸

優游題

臣而教習之，彬彬文質，名碩輩出，蓋綦盛矣，自後館

貴皆人所羨得豈必計榮表立哉

臣堅躁入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志，廟堂之
上淵滕形分，每當閣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暱者
遂濫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并棄，或調停並用，
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于市販，或操縱獨持
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髦譽如嬰兒，士氣既灰，人

心滋險苟非豪傑鮮克撑持此遡來宰揆重臣為
皇上用人之大較也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俟命有
日輔臣朱賡方將剪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
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
乞天語叮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徇登累朝
舊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科
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
不啻足矣況乎因材而用平則不乖溫良有度者菁
為啓沃之資端毅不回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

爲彙稽淑慝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蓋

祖宗朝稽古定官恢皇制作于是有修撰編撿諸臣史職代有編纂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局寖成浮寄之區謨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繕報章甚乃剗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典制海宇傳宜反借資于他曹之管蠡取信于野叟之雌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移藏猶乎國憲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陛

陳疏極詳盡大端備矣要之此事必須一人爲之

疏修正史條畫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陛既

皆分侍雅樂卯成亦不能生也　纂修

殘同列慴成。遂使九重懿舉，委于半塗，列聖芳猷，厄其全璧。臣竊傷之。今諸臣橐筴，尚可搜尋。一代網羅，寧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尤刱史于偏安，藉曰議好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抉微于大漢。維今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明閣臣，特行修舉，重開石室，載集蘭臺，首編年日曆之體，次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草而終勝事。若夫冗銜可減，公儀勿奢，役非艱于創興，業可垂于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亟也。夫斯二者，其說似迂，

其事似緩，顧臣切歎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拔卜求賢，則令日館翰之臣，皆將來宰輔之任，若始進既壞，後用安期端人亦亂意于風波，憸士乃周身于營窟，耳目非故，前後相師，望之左右凝丞，安得夔龍伊呂，拔有竊威以擅植，文或托異以窺權，傾國迷邦，從來者漸。是以慎簡館臣，即以豫擇相國，縈懷杌揑，恬必由之，其効遠而甚大，史者皇王之脈絡，邦國之典刑，古人嘗借喻于車船，後世每奉之爲蓍鑑，故曰有國之主不知春秋，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由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
祖宗精意既可推求理亂大綱即堪印証況今流俗
敗壞清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
志于一朝頑鄙有苟心于衆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爲
千載勸懲助刑賞之未周留廉恥于既滅蓋域中有
三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甚尊臣故曰兩者國
運所以汗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職掌攸關草野自矢
幸當　皇上崇儒右文之日萬世一時伏望畧垂睿
覽特賜施行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單匱難支疏　　刑閣臣

臣惟天下理亂在于朝政得失而國家內閣之地號曰政府謂　皇上心膂所寄天下機務之所從出也今天下大勢似强寔弱似安寔危百孔千瘡僅存象貌則惟是二十年來政府之內儒嚙漸靡以至于此識者傷之（四明與歸德一時俱去）今二相久去正改絃易轍之會　皇上槇重枚卜未遂允行而輔臣朱賡獨力支吾吁嗟病苦卽有屢疏但被溫旨耳天下至大萬幾至衆　皇上高拱于深宮輔臣堅臥于私家一朝羣臣泛泛如河

中木此乾坤何等時乎臣觀自古安社稷享無疆者在人主任相臣相臣自任以天下耳　皇上英明獨馭萬幾在握固爲輔臣多寡無能爲爾又嚮多詬敗不足憑也在易有之曰鼎折足覆公餗明三公不可不得其人也　皇上神謀睿斷誠過計有非人之慮則何不公擇之而顯用之古之求相者或得諸夢卜或試諸人情今天下非遂無人也其邪正疑肯之故可數而知者誠下明詔賜廷推清議在前白簡在後勿論大奸大佞不得濫登即虛負時名如宋人所謂

執拗（指晉江也）不曉事者誰敢私之且　皇上之于輔臣也豈援以停補牘鮮應似乎有釜鬵不貫之象然所與圖事惟幄共進退天下者捨輔臣其誰夫使輔臣內托帷幄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釜鬵之跡自解于天下此最隱患　皇上所以獨受其過而忠臣噤舌不敢盡也　祖宗時主臣同心宮府一體常朝而外時賜召對造膝密謀隆于喜起　皇上嘗行之矣即令　聖躬靜攝宸禁天嚴何難假便殿一刻之間加與清問票擬必確疏揭必行　皇上之心直愉于輔臣而無

所假輔臣之心亦直露于　皇上而無所回如是則輔臣不得轉展謝責于天下而有善不敢不以歸之皇上此所謂顯用之者也今　皇上之諭輔臣曰屢竭忠愛稍俟次第發行舉朝忻動莫不延頸犬如輔臣所請補大僚選科道及今再疏擇相等事皆大政急務可片言而決耳臣竊惟　皇上徒以是慰藉輔臣而輔臣遂復從容躊躇不早察于泄泄之戒則天下事嗟無及矣輔臣不幸而當大壞極弊之後遽難膺灘則其時若七十老臣危如風燭孑然奔波以至

于病則其形苦。入閣視事，無參証之資，杜門謂旨，有（退言山陰當）
漏洩之患，則其心苦。然而天下祈望不能少休者何（此耳立言有体，而不激可以爲法）
也。誠見　皇上眷倚輔臣，其專一如此。又竊謂輔臣
雅望震世，必有光明俊偉之業，可立睹耳。今天下紀
法極壞，政事極壅，人才極厄，官職極耗，物力極窮，邊
防極敝，宦豎極橫，反側極多，士大夫幾無禮義廉恥，
而民間愁苦寃痛之聲，徹于國門，陰陽舛沴，萬物咸
乖。此亦輔臣臥薪待旦，食不下咽之時已。天下之患
莫大乎禍醞釀而不知，俗浸淫而不改，衆人狂惑悶

塞而不敢求其故今之諒輔臣者曰彼未嘗轉一殿增一官是　皇上不任輔臣也夫使輔臣不受任將誰任之而輔臣之自解亦曰吾非不累牘以進竭股肱之力無如　皇上之不信何也夫使輔臣不見信可但已乎宰相一身上毗天子下繫四海之望宜卓然豎立為社稷卹無疆非苟而已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所以明拂弼之義彰忠鯁之風也而孟子則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

萬曆時諸輔臣有為時論所最不與者今覽其言

而已夫引則有自牖之忠有回天之力竭誠盡智不

詭于道而人主信之（未嘗不篤切剴明皆議論形跡耳）亦在議論形跡之外是故爲輔臣今日計無如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力疾贊襄勿使政府久虛卒生他患而其次要無如收拾人心使得共傚之　皇上收拾人心無如用人用人無如令疏所謂然眉最急者簡用閣臣一事夫閣臣者一人邪正關數十年消長非細故也是故獨斷在　皇上公推在廷臣而輔臣則身爲之招而類爲之從若樹的然不可誘也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變態亦畧可睹矣萬曆初年權相勾璫擅攻天下股栗盛滿不戒

卒受誅滅之禍。嗣是宵人觀望。于是一切變爲側媚

○固○知○盡○反○江○陵○之○政○

險邪之行。以牢籠一世。門戶甚堅。氣脈不斷。苟有正

○若○爲○身○謀○非○爲○國○謀○耳

類。立見傾擠。以私滅公。而不顧天下之大。使天下之人。亦腑心塗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日。可爲太息。夫張九齡李林甫不並容于唐而唐亂。

此亦指歸德耶

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流。纏繞起伏于宋而宋衰。此古今之大戒。人臣所同痛也。輔臣憂國奉公。不及今早從決擇。勿論大柄久專。嫌疑易起。萬一時勢窮極有如前所謂側媚險邪者。乘機倖進。天下之事。豈堪

再壞耶天下羣情易動衆欲難調輔臣安能一一厭其心而塞其口亦在乎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使國家享安全之利而　皇上獨受榮顯之名則天下服矣如曰謙讓未遑或以人言介懷輕言去就皇上眷倚謂何天下亦誰復敢有效忠于闕下者而輔臣又何利焉故臣切謂　皇上宜任輔臣不必疑

嗣後起費江不至福淸晉江[illegible]口矣

輔臣輔臣宜任天下亦不必疑天下犬馬之忠如此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而亦願輔臣比之爲他山之石也